
特朗普的網路安全措施是自毀長城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位於馬里蘭州米德堡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總部（該局圖片）

網路戰已經成為了國與國之間的前線戰場，但特朗普政府最近的舉措卻令人懷疑他捍衛網路安全的意志和能力。

現時最熱門的時事話題之一是所謂「信號門」（Signalgate）醜聞。今年三月，副總統萬斯和多位美國高官透過商業訊息應用程式 Signal 討論即將在也門採取的軍事行動，《大西洋月刊》總編輯竟然意外地被「邀請」進入討論群組。這是直接違反美國政府

的安全守則，守則規定機密會議，特別是涉及軍事行動細節的討論，必須通過安全加密的政府網絡進行，例如「敏感隔離資訊設施」（SCIF）；還有，會議記錄受到嚴格的存取控制，例如檔案不可以銷毀。使用Signal不僅危及國家安全，而且Signal並不會永久存檔。

此外，特朗普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嚴重削弱了聯邦政府防禦網路威脅的能力。例如在今年初，特朗普終止了對網路安全中心每年一千萬美元的資助，大約三百名僱員失去工作，其中許多人是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專家。同時，特朗普又解散了聯邦調查局調查外國干預選舉的特別工作小組。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警告這些做法將會嚴重削弱了美國對抗網路威脅的能力，布倫南司法中心是位於紐約大學法學院的一個無黨派法律與政策研究所。

總括來說，特朗普政府的網路安全政策將重點從「全災害」（all-hazards）方法轉向「知道風險」（risk-informed）框架，這降低了聯邦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主動防禦和快速回應的能力，相反，他將責任轉移到地方政府。這與拜登時代的舉措形成鮮明對比，拜登強調聯邦協調和採用人工智慧去偵測潛在威脅。

一直以來，民主、共和兩黨都有共識，認為俄羅斯構成對美國的安全威脅，美國情報機構有大量證據支持這說法，指出俄羅斯干涉選舉、探測關鍵基礎設施、以及進行虛假宣

傳。然而，特朗普政府卻不以為然，現在他已經暫停了針對俄羅斯網路活動的反制行動。在今年政策簡報中，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網路安全的副助理國務卿利斯爾·弗朗茲（Liesyl Franz）強調了伊朗等國家威脅美國的網路安全，但並沒有提及俄羅斯。眾議員本尼湯普森（Bennie Thompson）指出，否認俄羅斯的網路威脅違背了兩黨共識，使美國的網路關鍵基礎設施變得脆弱。

今年二月，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宣稱中國人工智慧公司 DeepSeek 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這與美國政府部門和網路安全專業人士的看法直接矛盾。例如今年一月，美國海軍發布備忘錄，禁止其部門員工以任何方式使用 DeepSeek，理由是「潛在的安全和倫理問題」。同月，太空總署首席人工智能主管也發出備忘錄，禁止將 DeepSeek 與太空總署的設備和網路結合使用。

特朗普政府似乎逐步拆除保護美國免受網路攻擊而建立的安全措施，為挑戰美國的競爭對手大開中門。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問題是：為什麼呢？信號門事件顯示其政府疏忽大意。但漠視俄羅斯的網路威脅則符合他長期以來的親俄立場。儘管美國情報部門認為俄羅斯干預了2016年美國大選，但特朗普一直矢口否認，因為承認了俄羅斯是幕後黑手，便會讓人懷疑他上一屆當選的合法性。因此，現在特朗普淡化俄羅斯的網路威脅和停止支援烏克蘭只是延續其一貫的親俄取向。

此外，特朗普的整個政治品牌是建立在民粹主義和反建制情緒之上的，這種情緒常常表現為不信任聯邦機構、科學家、專業人員。他經常與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衝突，指責他們有偏見或受到「深層政府」（deep state）操控。特朗普對他們使用電鋸，可能包含了報復的動機。2020年總統大選結束後，特朗普指控選舉存在大規模舞弊，但時任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的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堅稱選舉是安全的，並沒有舞弊跡象，於是乎特朗普將他解僱。

特朗普的領導作風往往取決於個人忠誠度，而不是基於問題的性質、機構和專家的能力。在網路安全中，跟隨守則、信任專家、協調不同部門和快速反應是至關重要的，無疑，現在特朗普這種自斷千尋鐵鎖、自毀萬里長城的政治干預會帶來極大的破壞。我相信有不少讀者會批評以上是「左膠」惡意的攻擊，不過，若果以上一切是民主黨總統做的，人們又會怎樣回應呢？

2025年3月29日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更多資訊](#)